

走向经典 1

该隐与亚伯

[英]杰弗里·阿切尔 著 杨孟华 译

KANE AND ABEL

JEFFREY ARCHER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走向经典 1

该隐与亚伯

KANE AND ABEL

[英]杰弗里·阿切尔 著 杨孟华 译

新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该隐与亚伯 / (英) 阿切尔著; 杨孟华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7

ISBN 7-80148-960-8

I. 该... II. ①阿... ②杨...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2825 号

KANE AND ABEL

Copyright © 1979 by Jeffrey Arch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CMILLAN PUBLISHERS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6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3557

该隐与亚伯

[英] 杰弗里·阿切尔 著 杨孟华 译

责任编辑: 于九涛

特约编辑: 屠 菡

装帧设计: N. Hu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邮政信箱: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电 话: 010-65270477

传 真: 010-65270449

E-mail: newstar_publisher@163.com

销售热线: 010-65512133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26千字

版 次: 2006年7月第一版 200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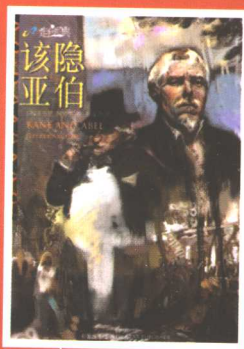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调换。

电话: 0571-88751932

走向经典 系列

小说作为文学的重要部分，无疑拥有大量读者，流行小说因其轻松易读，尤其成为现代阅读的主流。

经过岁月沉淀下来的好小说都具有两个主要特色：一是可读性强，二是蕴涵着深厚的背景与广泛的知识，读者在充分享受阅读愉悦的同时，还能回味再三。走向经典系列精选这些来头极大、曾经流行一时并即将走入经典的小说，带领读者领略小说真正的魅力。



关于本书：

两个同一天来到世上的男孩，一个生于银行世家，贵为天之骄子；另一个被猎户收养，经历战乱、逃离劳工营，为生存苦苦挣扎。命运安排两人相遇，他们却阴错阳差地成了死敌，开始长达一生的争斗。

《该隐与亚伯》被誉为家族争斗小说的极品，是英国作家杰弗里·阿切尔最受欢迎的畅销小说，备受《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推崇，并跻身BBC“100部英国人最喜爱的文学作品”之列。

关于作者：

杰弗里·阿切尔 (Jeffrey Archer) 毕业于牛津大学，1969年成为英国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后曾任保守党副主席，1992年成为上院终身议员。从1974年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问世起，阿切尔陆续发表了10多部作品，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和剧本多种体裁，题材则不离政坛风云、国际冲突、家族争斗，巧妙的悬念设置、情节推进和适度穿插的情色描写则助阿切尔荣登最畅销作家的宝座。



2. 白星

[美]詹姆斯·塞耶 著
曾令人胆寒的狙击手退隐纽约，任职检察官，享受着平静的生活，但连续发生在身边的血案却显示出，对手不肯放过他。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塞耶借《白星》转型并大获成功。对枪械知识的介绍和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使《白星》成为一部血性之作。



6. 米兰夫人

[英]维多利亚·赫特 著
家庭教师玛莎到米兰山庄照顾娇纵的小女孩艾文，最后不仅赢得了艾文的依赖和信任，也开始追寻自己的幸福，但此时危险也在缓缓逼近……浪漫小说作家维多利亚·赫特的代表作，也是“神秘浪漫小说”的开山之作，影响了无数作家。



3. 大冒险家

[美]哈罗德·罗宾斯 著
被誉为“世界五大畅销书作者之一”的哈罗德·罗宾斯的代表作，讲述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世家子弟，在权力、财势、利欲、爱情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的纵横生涯，是一部可读性强、娱乐性高的小说，对名利圈中的人性沉浮有深刻的描写。



7. 出埃及记

[美]里昂·尤利斯 著
《出埃及记》是以史实为基础，讲述犹太人为生存挣扎及以色列建国历程的史诗性巨著，是著名作家里昂·尤利斯的代表作。继《飘》之后美国最热门的畅销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被译成五十种语言。曾拍摄同名电影，但小说远比电影精彩。



4. 白衣女郎

[英]威尔基·柯林斯 著
英国著名小说家威尔基·柯林斯的成名作，既是推理杰作，也是文学经典。书中阴谋与爱情交织，情节曲折而富于推理，是第一部以不同叙述人的叙述陈词撰写而成的推理小说，被奉为推理、侦探小说的第一部经典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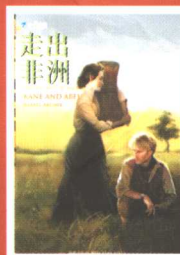
8. 艾曼夫人

[美]芭芭拉·泰勒·布莱福 著
《艾曼夫人》是素有“家庭言情女王”之称的美国作家芭芭拉·泰勒·布莱福最有名的代表作，讲述一个出身贫贱、备受凌辱的女人如何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成为世界商业巨子的传奇故事，富有励志色彩。出版后一直畅销，迄今销售了两千多万册。



5. 女鼓手

[英]约翰·勒卡雷 著
叛逆的英国女孩儿被卷入报复性的暗杀行动。在现实舞台上，她成功地演出一幕残酷的戏剧，但她能得到自己梦想的东西吗？间谍小说大师、《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作者约翰·勒卡雷的公认代表作，被《纽约时报》称为“一本令人无法抗拒的书”。



9. 走出非洲

[丹麦]伊萨克·迪内森 著
与安徒生并称为“文学国宝”的丹麦女作家伊萨克·迪内森的自传小说，叙述了作者从1914年到1931年在非洲经营咖啡农场的经历，散文般优美笔触中处处蕴藏着想象力与洞察力。作者曾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改编的电影获奥斯卡七项大奖。

具体书目以实际出版情况为准

关于《该隐与亚伯》

2003 年 BBC 征选“100 部英国人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时，作为英国作家杰弗里·阿切尔作品中最受读者好评的一部，《该隐与亚伯》和近几年的畅销新贵“哈利·波特系列”、“魔戒三部曲”及《尤利西斯》、《战争与和平》等严肃文学作品一同上榜。

而在 1985 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同名系列迷你短剧(mini series)就获得了 1986 年度第三十八届美国电视艾美奖迷你短剧/单本剧提名，在著名的权威影视评论网站 IMDB 的评分也达到了 7.8/10。

好书，佳片，难怪读者念念不忘。

但很多读者也许不知道，《该隐与亚伯》是有姊妹篇的，这部小说与另外两本——《我们要告诉总统吗》(Shall We Tell the President)和《慷慨的女儿》(The Prodigal Daughter)一起组成了一个三部曲。不知阿切尔是否也是信手拈来，因为《我们要告诉总统吗》作为“该隐三部曲”中关键性的一部，开始时并不是为这个系列写的。这本书 1977 年首次出版时候，泰德·肯尼迪是当时的总统。但接下来，阿切尔写了《慷慨的女儿》，“该隐与亚伯系列”的大结局，这本书的主要人物蒂娜·该隐成了美国第一任女总统。结果，阿切尔就让《我们要告诉总统吗》修正本引出了后两部出现的人物，反倒成为后面两部的重要衔接。

听着复杂，其实所谓的三部曲中真正成功的就是这一本《该隐与亚伯》。小说时间空间跨度巨大，穿插了战争历史、地理风情、金融危机、饭店管理以及几段罗曼史，还有威廉·该隐与亚伯·罗纳斯基两个极具个性的人物，这些都应该算是重要因素。

回顾写作历程，早在 1974 年，阿切尔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Not a Penny More, Not a Penny Less)就问世了，如今也被看作是他的众多佳作之一。不过阿切尔并不只钟情于长篇小说，他

最喜欢的菲茨杰拉德、莫泊桑、芒罗、毛姆和欧·亨利都是知名的短篇小说作家，因而他此后陆续发表的 10 多部作品里，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都有，剧本也是重要的一部分。

2001 年，阿切尔被控在宣誓下作伪证，因罪名成立不得不过上四年的牢狱生活。而在等待最终宣判时，他完成了新作《被控》(The Accused)，并亲自执导，在伦敦上演。这出戏几乎是阿切尔真实处境的舞台再现，观众则被要求参与演出，充当陪审团决定主人公是否有罪，甚为讽刺。

阿切尔对媒体说，监狱的生活使他大开眼界。他说：“尽管以前我对海洛因、可卡因和快克一无所知，可现在我变得见多识广起来。监狱中的毒品文化普遍流行而且是最大的问题。”他还做过伦敦北部林肯郡北海营的不设防监狱的医务护理员。“我知足了。这个工作很舒服而且我正在学习很多东西。”

狱中的阿切尔并没闲着，还未到出狱时，就通过媒体宣布，自己在监狱的单人房间里已经写就了 30 万字，其中包括一部完整的小说。据当时的《星期日电讯报》报道，阿切尔给这部在监狱中完成的小说定名为《难以预料》。小说的手稿收在蓝色资料夹中，每天与阿切尔形影不离。在未公诸于众时，他就寄了几份复本给一些监狱图书馆收藏。

大概与阿切尔选择的题材有关，也因为他混迹政坛多年，他的小说里经常能看到知名公众人物的影子，像撒切尔夫人，萨达姆·侯赛因，以及媒体大亨默多克和罗伯特·麦克斯韦。既然虚构的蒂娜都能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对现实人物的调侃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 一 章

1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八日 波兰，斯罗尼村

她的惨叫声一直到她阖眼长逝时才停止，而他则于此时开始哭叫。

正在林中打野兔的男孩也不敢确定，到底是那女人的最后一声惨叫还是那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像是察觉到可能来临的危险般猛地转身，双眼搜索着显然正陷于极度痛苦中的某种动物。他从未听过任何动物发出如此凄厉的叫声。他谨慎地循着声音而去，叫声已转为哭声，但仍然不像任何他知道的动物。他希望这只动物小一些，他才有办法杀死它带回家，也好换换晚餐桌上一成不变的兔肉。

这小男孩悄悄地朝传来怪声的河边走去。父亲教过他，绝不要待在空旷的地方，所以他一路都躲在树后面。他走到林边时，已可清楚地看到一路直下河边的山坡。但是，他费了好一会儿的工夫，才发现这奇异的哭声并非来自一般的动物。他继续向哭着的那样东西爬去，突然就看到那个女人。她的衣服拉到腰上，双腿大分。他忙跑到她身边，往她的腹部看下去，却吓得不敢伸手去碰。躺在女人腿间的是一个粉红色湿淋淋的小动物，有一条像绳子般的東西与她两相连着。小猎人放下他刚猎到的野兔，在那小生物旁跪下。

他定定地看了许久，才转头看着那个女人，马上就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天寒地冻已使她的身体变成黄色，二十三岁的脸在那男孩看来像已届中年。他一看就知道她已经死了。他拾起那滑溜溜的小身体——假如你要问他原因，他会说那小东西用指甲在皱巴巴的脸上乱抓令他不放心，当然没有人会问他这些——这才发现一条小“绳子”连着他们母子，使他无法把他们分开。

他努力回想几天前刚巧看到的牧羊人协助母羊生产的情形，他是怎么弄的？可是，他敢吗？哭声渐低，他知道情况已经很危急了。他拔出小刀在衣袖上擦了擦，迟疑了一下，在靠近小孩身体的一边割下去。鲜血由开口泉涌而出，他又开始想，那个牧羊人是怎么做的？他扎了一个结来止血。对，对，他拔起一根草在脐带上打一个结，然后将小孩抱起，缓缓站起来，三只野兔和已死的女人留在原地。他转身离开前，先将那母亲的腿收拢，拉下衣服遮到膝盖。他心里认为，好像是该这么做才好。

“神圣的上帝。”这是他在做了很好或很坏的事后，习惯讲的第一句话。目前他还不敢确定这样做是好是坏。

小猎人朝母亲已烧好水只等着他的兔肉下锅的小木屋跑去，她可能正在猜他今天打了几只，要喂这一家八口，至少需要三只。有时候他也能弄到从男爵的庄园里溜出来的鸡、鸭或鹅，他父亲就在庄园里工作。今晚这个小猎人带回一只不同的动物，他甚至不敢用单手抱他，只好抬起光脚板推门，直到他母亲来开。他默默地把手上的东西递过去，她并未马上伸手去接，却用手按着心口，瞪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幕奇怪的景象。

“上帝！”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男孩看着母亲的脸，想分辨那是快乐还是愤怒，却发现她的眼睛里盛满他从未见过的温柔，他便知道自己做的一定是件好事了。

“这是不是一个婴儿，妈妈？”

“是个小男孩，”他母亲哀伤地点头说。“你在哪里找到的？”

“在河边，他母亲已经死了。”

她又划了十字。“快，你跑去把事情告诉你父亲，他会在庄园里找到接生婆任太太，然后你带他们到那个母亲那里，最后要他们直接回家来。”

小猎人把婴儿交出去，很高兴自己没把这滑溜溜的东西弄掉了。他将手在裤子上抹了抹，跑去找他父亲。

做母亲的用肩膀把门顶上，唤来她的大女儿烧水。然后她在一张木凳上坐下，解开衣襟，将一只干扁的乳头塞入婴儿嘴中。她最小的女儿，那个才六个月大的苏菲，今晚只好饿肚子了。想到这儿，她才发现今天的晚餐还没有着落呢。

“有什么用呢，”她大声地说，一边拉过围巾连同婴儿一起包住。“可

怜的小东西，明天你就会死了。”

可是当晚任老太太前来带孩子洗澡并处理脐带时，她并未把这种感觉说出来。她的丈夫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客人进屋的时候，上帝也随他进来。”老太太引用了一句波兰的俗语。

她丈夫吐口唾沫道：“他可不要带来什么霍乱就好，我们自己的孩子已经够多了。”

妇人轻抚着婴儿稀薄的头发，故意装作没听到。然她抬起头问：“我们该叫他什么名字？”

她丈夫耸耸肩。“管他的，让他当无名氏进坟墓吧！”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八日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医生抓起新生婴儿的足踝，拍拍他的屁股，小婴儿哭了起来。

麻省波士顿有这么一所医院，专门医治一些只有有钱人才生的病，偶尔也接这些新的有钱人进入这花花世界。麻省综合医院里，待产的母亲们是不会惨叫的，也不会穿着平常的衣服。

一个年轻人在产房外焦急地走来走去，产房内有两个产科医生会同产妇的家庭医生正在忙着。这个做爸爸的为了他的第一个孩子，可不敢有丝毫疏忽，同时找来三个医生。那两个产科医生光在旁边看看就可以领一大笔钱了。白袍下穿着礼服的一位今晚本要参加一个宴会，可是他可不敢错过这次特别的生产。这三位医生事前曾经讨论由谁动手接生，最后是家庭医生麦大夫赢了。在门外踱步的年轻人想到麦大夫，也觉得很有信心。事实上他并没有什么值得焦急的理由。理查今早将他的妻子安妮送到医院，这是她怀孕的第九个月又二十八天。早餐后，阵痛就开始了，他预测在他的银行打烊前，孩子不大可能生出来。他是一个谨守原则的人，认为妻子生产没有理由改变他那井井有条的生活，虽然如此，他仍在产房外踱着步。护士和年轻的医生们匆匆经过他的身边时，都不约而同地把音量放低，直到出了他的听力范围才恢复。他并不在意，因为几乎每个人都这样待他，他们大部分没见过他本人，却早已知道他是谁。

假如是个男孩，他可能捐钱给医院去建那幢他们亟需的儿童病房。

他已经捐建了图书馆和学校。这位等待中的父亲看着晚报，却丝毫不知那些字词的意义。他很紧张，甚至担心。别人绝无法了解，这个孩子非是一个男孩不可，将来才能接任他在银行中的职位。他翻着报纸，波士顿红袜队打败了纽约的洋基队，别队一定正在额手称庆。然后他才想起未看今晚的头条新闻，于是把报纸转过来。旧金山发生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至少已有四百人死亡。真讨厌，抢了他儿子的风头，将来人们只会记得另外一件大事，而忘了那也是他儿子的生日。他从来没想到，新生儿也可能是个女孩。他翻到经济版，股票市场急剧下跌，这场可恶的地震使他在银行持有的股份一下子就跌了十万美金的价值。不过，他个人的财富总数已不止一千六百万，所以就算整个加州都震垮了，也许也撼动不了他。这些钱的利息就已足够他花用，本金就能分毫不动地留给他这个尚未出世的儿子。他又踱起步来，一边假装着看晚报。

穿晚礼服的产科医生推开产房的门出来报告好消息，他觉得拿了这么多钱总该做点什么，他的衣着正是报告的最佳人选。两个男人面对面瞪了一会儿，医生也觉得有些紧张，但尽量不表现出来。“恭喜你，先生，你有了一个儿子，一个健康好看的小男孩。”

对初生的婴儿，人们怎么都讲那么可笑的话，这个做父亲的想，婴儿当然小啦。这个消息可没冲昏他的头——一个儿子呢，他真想感谢上帝了。

医生喃喃说了句话打破尴尬的沉默。“他的名字你决定好了吗？”

做父亲的毫不考虑地说：“威廉·罗威尔·该隐。”

2

因这婴儿来临而引起的混乱过后，家人都休息了，只有海伦·科克威兹仍怀抱着婴儿坐着。她相信生命，她自己就生了九个孩子。虽然其中有三个夭折了，但她从不轻易让生命从她手中流失。

三十五岁的她已知道原本热情的杰修再也不能给她子女了。上帝把这男孩给她，当然是注定要他活下去。海伦的信仰很简单，这对她也有好处，因为她的命运根本不容许她过更复杂的生活。她苍白而瘦弱，食物太少，工作太累，永远没有余钱等等都是原因。她从没想到要去抱怨

那在今日应该是老祖母才有的皱纹，终其一生，她也没穿过一件新衣服。

海伦用力挤压她的乳房，留下两个红色的印子，结果只挤出了几滴。任何人在他与上帝所签的生命契约已经过半的三十五岁时，多少都会有些珍贵的经验，而现在海伦就觉得她得到了报偿。

“妈妈的小幺儿。”她温柔地对着婴儿低语，将乳头塞入他紧闭的口中。蓝眼睛睁开了来，鼻头因用力吸奶而出现了极少几颗汗珠。母亲终于因体力不支而沉睡了。

杰修·科克威兹是个行动笨拙的大块头，上唇留着小胡子。他清晨五点起床，就发现妻子抱着小婴儿在摇椅里睡着了，昨晚倒没发觉她几时离床的。他低头朝那个幸好已不再啼哭的小杂种看去，他死了吗？杰修心想，要避开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最好是赶快出门工作，让女人家去操心生与死的事吧！他喝了几口羊奶，用袖子擦了擦嘴，一手拿面包，一手抓起捕兽用的陷阱悄悄溜出了木屋。他钻入森林中，除了假定这个闯入者已死外，再也不去想他。

这家的大女儿蒂娜是第二个进入厨房的人，这时那座老钟正敲六下，准备早餐是她每天例行的工作之一。虽然只是将一小钵羊奶和一条面包分给一家八口，可是确实也需要所罗门王般的智慧才能分得任何人都不抱怨。

初见蒂娜的人，都会为她的美丽清秀却那样褴褛而喟叹。三年来她一直都穿着同一件衣服，可是能把这孩子与生活环境分开的人，就能了解当年杰修爱上她母亲的原因。虽然体质不好，食物又差，但蒂娜的长发仍然柔润发亮，双眼也炯炯有神。

她踮着脚尖走到摇椅前，看着母亲怀中那个她一见就喜欢的小婴儿。八岁的她从没有过什么玩具娃娃，事实上她也只见过一次，那是他们一家人受邀到男爵的城堡内庆祝圣尼古拉斯节时的事。就连那次她也没能摸一摸那美丽的东西。现在她就很想伸手去抱他。她轻轻将婴儿由母亲怀中抽出来，俯视着那对蓝眼睛——多蓝的一对眼睛——开始低声哼着歌。小婴儿因突然由母亲温暖的怀中进入小女孩冰冷的手里，不安地哭了起来，惊醒了只怪自己怎么会睡着了的母亲。

“上帝，他还活着。”她对蒂娜说。“我再来设法喂喂他，你去为弟妹们准备早餐。”

蒂娜不情愿地把婴儿还给母亲，呆呆地看着母亲又开始用力挤压她的乳房。

“快呀，蒂娜，”母亲催促她。“别的人也要吃呀！”

蒂娜听话地走了，她的几个弟弟由一家人全睡在一起的通铺间出来，一边亲吻母亲一边讶异地看着那新来的小东西。他们都知道这一个不是从母亲肚子里出来的。蒂娜兴奋得吃不下早餐，她的份不到一秒钟就被瓜分光了，母亲那份则仍留在桌上。每个人分头去工作后，谁也没注意自从婴儿到家，他们的母亲还没吃过任何东西。

海伦很高兴她的孩子在那么小的时候已经学会帮忙做事，他们会喂家禽家畜、挤羊奶牛奶、照顾菜圃，而且不必她协助或催促。这晚杰修回来时，她才发她忘了为他准备晚餐，幸好蒂娜已将兰克打回来的野兔下了锅。蒂娜骄傲地负起掌厨的责任，这是母亲生病卧床才有的机会，而海伦很少让自己那样奢侈。小猎人猎到四只兔子，父亲则带回六个洋菇和三个马铃薯，今晚将有与平常不一样的一餐。

晚饭后，杰修在壁炉火前坐下，第一次抱过孩子来仔细打量。满脸皱纹，没有牙齿，只有那对好看的蓝眼睛还过得去。眼光转到那纤弱的躯体时，突然有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放下婴儿，用大拇指在他细嫩的胸前擦了擦。

“你注意到没有，海伦？”他按着小孩的肋骨说。“这个丑怪的小鬼只有一个乳头。”

他的妻子皱着眉也伸出手来擦擦，好像要藉此动作使那少了的东西变回来。杰修说对了，左边有一个惨无颜色的小乳头，应像影子样出现在右边的却不见了，有的只是一片平滑的、粉红色的肌肤。

女人的迷信念头马上出现。“他是上帝给我的，”她说。“这是他做的记号。”

杰修生气地将婴儿塞还给她。“傻瓜，他是一个坏血统男人给她母亲的。”他向壁炉吐唾沫，表示对这对父母的鄙视。“反正，我是不会拿一块马铃薯去赌他活得下去就是了。”

杰修才不管他的死活呢！他并非生性残酷，但这孩子毕竟不是他的。多一张嘴就会使他的生活多一分困难。可是假如真是如此，他也无权责问上帝。他不再想那孩子而沉沉睡去。

时光慢慢过去，连杰修也相信这孩子会活下去了。小猎人在一个弟弟的协助下，用从男爵的庄园里捡来的木柴为他钉了张小床，蒂娜从她的衣服上剪下小块的布缝在一起做成他的衣服。假如他们知道小丑这个名词的意义，一定会这样叫他。不过到底该怎样取名，倒真的在这少有争执的家庭引起一番讨论，只有做父亲的不发表意见。最后大家同意叫他伟德。接下来的星期天，伟德·科克威兹就在男爵的教堂受了洗。海伦感谢上帝让他活命，杰修则希望一切不要烦到他头上。

当晚有个小小的庆祝会，一家人愉快地把男爵送的一只鹅吃了。

从这天开始，蒂娜开始学着把食物分为九份。

安妮·该隐平静地睡了一夜，吃过早餐后，护士把婴儿抱进来，她就等不及想抱他。

“等等呀，夫人，”活泼的白衣护士说。“是不是先让他也吃吃早餐呀！”

她扶安妮坐起。被她一提，安妮倒真觉得乳房胀得难过。她解开了衣襟，心里想着若表现出不好意思的样子会显得太不成熟，所以低头凝视着孩子的眼睛。真蓝，比他父亲的更蓝，她觉得自己真该高兴。二十一岁的她从未缺少任何东西，出生在凯伯家，嫁给罗威尔家族的一支，如今又生了继承祖业的第一个儿子，情况真像一个老同学送来的贺卡上说的：“此致青豆与鳕鱼之乡——波士顿，在这儿凯伯只跟罗威尔说话，而罗威尔只跟上帝打交道。”

安妮花了半个小时对小威廉说话，可是反应不佳。他又像刚被送来时那样昏昏沉沉地睡了。安妮很勇敢地拒食堆积在床畔的糖和水果，她已决定夏天就要回复原来的身材，重回最佳着装的排行榜。为她设计服装的戴古诺王子说过，她是波士顿惟一的一样“美的事物”。她那金色的长发、纤秀的五官、修长的身材，连她从没去过的城市都有人为她着迷。她照一照镜子，并未看见足以泄漏秘密的皱纹，人们将很难相信她已是一个男孩的母亲。真该感谢上帝的，幸好是个男孩。

她享受了一顿简单的早餐，开始准备迎接川流不息的访客——那还是经过她私人秘书过滤的呢。奉准在第一天来看她的，只有家人和几个不能拒绝的有钱人家，其他的人就以她还不能够见客为理由挡驾了。全

美国大概也仅剩波士顿这个城市人人都晓得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她也必不害怕会有出乎意料的人闯来。

她这间足可再摆五张床的房间已摆满了花，不知情的人经过，若没看见那端坐在花丛中的年轻女人，还会以为是花卉展览呢！安妮扭开那个还算是新玩意儿的电灯。理查和她一直催促凯伯家装上电灯，在这年头，拉了电线点起电灯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表现。

第一个访客是安妮的婆婆汤玛斯·罗威尔·该隐夫人，汤玛斯于一年前过世后，她便成为一家之主。风度优雅的她娴熟于把满足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也不管对方难堪与否。她永远穿着长到遮住足踝的衣服，这世界惟一看过她那双足踝的人已经死了。她一向苗条，在她的观念里，胖女人表示食物不好，甚至血统不佳。她目前是罗威尔家族中年纪最大的，也是该隐家族中的最长者，所以有权、也应该第一个来看她的孩子。毕竟，理查和安妮认识也是她安排的。爱情并不在她的考虑之列，财富、地位、继承权才是条件。有爱情自然很好，但爱情似乎是这几个条件中最不持久的一项。她在媳妇的额头上夸奖地亲一下。安妮轻按墙上的电钮，隐约可听见类似蜂鸣的声音。该隐夫人吓了一跳，她还不能相信电能传送声音。护士抱着这个家族的继承人再度出现。老太太仔细地看过之后，满意地哼了哼，挥手叫护士抱开。

“好成绩，安妮，”好像她的媳妇在运动场上夺了标似的。“大家都替你骄傲。”

安妮自己的母亲爱德华·凯伯夫人在几分钟后抵达。她也是近年才孀居，外形与该隐夫人极为类似，如果从远处看必定很难区分出来。不过，公平些来说，她对孩子和女儿的兴趣比另一位祖母大多了。凯伯夫人走到那些花前。“杰生也送了花，真难得。”她小声道。

该隐夫人则只粗枝大叶地扫视过那些柔嫩的花朵，将目光停留在卡片上，默念着那些姓氏：亚当斯，劳伦斯，席金游。碰到不认识的人名谁也不会说出来，活到这把年纪的她们对于新事物与新人名已经没有兴趣了。看到这一个似乎还算健康的继承人之后，两人心满意足地相偕离去，心里也许都想着：她们最后的责任已经成功、圆满地完成了，如今可以安心地退到幕后了。

其实她们都错了。

下午安妮和理查的亲近朋友带了礼物和祝福拥入她的病房，礼物不是金就是银，祝福则一律是新英格兰世家的腔调。

她丈夫由银行下班过来时，她已有些过分劳累了。理查今天中午破例喝了香槟，在老克贝的坚持和整个索马塞（译注：英国西南部一郡）俱乐部会员的注目下，他实在无法拒绝。做妻子的看来，则认为他似乎不像往常般僵硬。穿着长大衣和细纹长裤的他足有一百八十五公分，中分的头发在硕大的灯泡下闪闪发光。很少有人猜得出他已经三十三岁，但他一向不以年龄为意，总认为本质才是最重要的。小威廉又被抱出来，给这做父亲的像每天下班前都要查查今天的盈余般看一看。一切似乎都很好，这孩子有双腿、双手、十根手指、十根脚趾，理查已经看清楚孩子并没有那些将来会让他难过的缺陷，威廉又被遣开了。

“昨晚我和圣保罗中学的校长通过话，他们已答应威廉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入学就读。”

安妮没有答腔，理查显然已开始筹划威廉的事来了。

“呃，亲爱的，今天好些了没有？”他个人从未住过医院，对某些应答仍不习惯。

“好了——没有——大概好些了吧！”安妮怯怯地说，一边担心她的回答会使丈夫不高兴，理查不可能明白这种答案。他吻过妻子的双颊之后，就搭乘一辆二轮马车回他们位于卢森堡广场边的红楼去，这是他们祖传的居处。新生儿、他的保姆，连同原来的工作人员和仆人，这一家将会有九个人。对理查来讲，那根本不是一项值得浪费一秒钟去想的问题。

威廉·罗威尔·该隐当着一大群有关和无关的人，在波士顿美国圣公会圣保罗大教堂以他出生前父亲就想好的名字接受洗礼。典礼由年高德劭的劳伦斯主教主持，银行家顿德及其妻子——也是安妮最好的朋友蜜莉，是精心挑选出来的教父母。主教将圣水撒在威廉头上，小婴儿并未出声，他已颇具新英格兰世家的教养。安妮感谢上帝让她顺利生产，理查也感谢上帝给了他得以转移财产的儿子。在他的想法里，上帝一向像个替他们记载家庭日志的会计师。不过，他们想到，或许他该再有一个儿子比较保险。跪着祈祷的他，愉快地瞥了妻子一眼。

第二章

1

伟德·科克威兹长得很慢，他的养母相信这孩子的健康永远是个问题。所有成长中的小孩常患或根本不患的病他都得了，而且把这些病胡乱传给家中其他的成员。海伦待他一如己出，每当杰修咒骂随着伟德一起来的是魔鬼而不是上帝时，也都极力为他辩护。另一个也把伟德当自己的孩子般照顾的是蒂娜，她看见他的第一眼就爱上他。而且由于她相信没有人会愿意娶一个身无分文的猎户的女儿，所以他将不会有孩子，而伟德是她的孩子。

最大的男孩兰克，也就是那个小猎人，把伟德当成一样好玩的东西，但是由于不敢激怒他父亲，因此不敢承认自己喜欢他。父亲告诉他，明年一月他就要离开学校到男爵的采邑上工作。小孩是女人家的问题，所以家里的其他人对伟德都没有什么兴趣。

科克威兹家的人属于骨架大的魁梧型，发色较淡而且有灰色眼睛。伟德是较矮而圆的体型，深色的头发，眼睛是强烈的蓝色。科克威兹家的人不喜欢书本，年龄一到赶紧离开学校。伟德则不一样，他虽然很慢才会走路，十八个月才会讲话，却在自已都还不会穿衣服的三岁就开始念书。五岁时，还在尿床的他已经会写字了。他变成父亲讨厌的对象和母亲引以为荣的孩子。他来这世界头四年都在与疾病奋斗，多亏了海伦和蒂娜，病魔才未得逞。白天，他穿着小丑衣服光脚跟在母亲后面，等蒂娜放学回来后才转移对象，一直到她送他上床。蒂娜将食物分成几份时，常牺牲自己的一半给伟德，他若病了就全给他吃。伟德穿着她为他做的衣服，唱她教他的歌，与她共享别人送她的几样玩具。

蒂娜白天都在学校，小小年纪的伟德也想跟去。学校一准他入学后，